



世說箋本

十五六

全拾冊



多湖

樂羊子。姓樂。名羊子。後漢人。飛入范史作謬入他肉。謂他人之肉。非所自作也。

列女傳指後漢書列女傳也。

此章及下章當在漢成帝章下。

餅與餅通。爾雅餅金謂之銀。正字通傾金銀似餅者。

撰考識不傳。文選注引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漱當作嗽。

### 世說箋本卷十五

####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古詩。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屣貿貿然。

記載作輯。欵也。質質自不明之貌。  
家語。路不拾遺。周語。求利於其官。以于農功。

少當作常。  
史注。素立恩信。稱長者。左氏傳。石乞曰。長者使余勿言。釋引韓子風俗通甚詳。止舊作見誤。  
上柱國。若國相也。

咒詛詳釋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止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

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

雁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

及婕妤妬。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

燕請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

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馬倫是季。

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

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姊芝亦有才義。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漢書注。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廷中。也。事見漢官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舉者。有養也。漢書注。陽阿平原之縣也。阿字作河。或作河陽。誤也。許皇后。平恩侯嘉女。太后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中傷也。園。瑩域也。隗。名安。曾孫也。

裝。裝具也。遣。送也。箕帚。洒掃婦人之職也。禮記。納女。諸廢日。備洒掃。

列女傳同上鮑宣字子都  
哀帝時拜司隸校尉挫辱  
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  
咸舉幡大學下白欲救鮑  
司隸者會此會者千數人  
左傳僖二十二年使婢子  
侍執巾櫛注巾以悅手櫛  
以理髮皆賤役也

王云張本作弟先兄行似  
是而非蓋弟先兄舉為當  
時恒言為選舉者設隗借  
以朝婦

違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宜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家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為詞宗融

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

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

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

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

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

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

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

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本傳云帳外聽者為慙

墳籍書籍也左傳曰說二

墳五典

流離播遷塗炭困苦也詩

云流離之子

本傳董祀為屯田都尉犯

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

音辭清辨旨甚酸哀衆皆

改容操感之原祀罪因問

曰云云

後漢書注引列女後傳琰

字昭姬

衛仲道董祀並無傳

仲道河東人

與平獻帝年號

劉云賦銅雀復少此咄咄

王云銅雀臺上效亦復在

耶帝病指文帝下后

出內宮入文帝之室直侍  
後宮女侍也愛幸武帝所  
寵伏復音同伏魄招魂也  
指武帝死時顏氏家訓不  
勞復魄殮以常衣過猶來  
也漢書元后罵王莽曰受  
人孤寄奪取其國人如此  
者狗豬不食其餘左傳人  
將不食吾餘山陵謂天子  
葬也臨臨哭也王越魏志  
作王且

王云何必滅莊子  
或云此列女傳指皇甫謐  
列女傳  
孫權崩謚曰大皇帝謚法  
無大  
赤烏孫權年號

羊皇后晉景帝后景帝司  
馬師也后名衛瑜泰山南  
城人父衛上黨太守  
魏畧許允世冠族父據仕  
歷典農校尉郡守

入理猶言入心魏志春秋  
理作意  
曹爽敬桓範然不甚親及  
司馬懿奏爽罪惡範往歸  
爽勸爽以天子幸許昌爽  
不從範並誅

索解回回心也

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  
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  
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一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德魏明帝追謚卞后  
行父遠曰敬侯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  
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  
傳曰  
趙姬者相鄉令東郡虞躡妻穎川趙氏女也才  
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  
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  
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

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  
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  
獻羊皇后曰此言  
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  
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  
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儵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  
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  
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言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

察解舉其所知而稱職是以理奪也情不言而可知也棄求者棄求帝心也下注同王云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左傳注領搖其頭也此謂敗曰清吏也領其意也猶點頭之意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

索解允為吏部時超遷一郡守用之以郡守年限未滿明帝以為非次雖限下脫未字言雖年限未滿而文書先至故用之文書之日限在年限之前也年限在後下有脫字詳釋事疑書誤即文書

魏書曰是時朝臣違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大將軍司馬景王也

續書見漢書項籍傳

乞去聲也吾知免矣曾

魏志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酸悲痛也王

云惜不載其書藏匿也

王云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

止此哭也索解言汝等雖佳也才之具未多故率會懷與會語則可無憂也問朝事志在官塗無意於復

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綉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情與文帝不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憐文多不錄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

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簪也但多則疑詐故曰可少問 泰始晉武帝年號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

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

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叔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死

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

誕字公休凌字彥雲

王云注駁大迂且忽下臣字詎是孝標語

王云讀史至王章妻主經母未嘗不流涕也

不忠於晉此自晉而言之耳

文王司馬昭也

魏志注引世語曰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致難

曹髦高貴鄉公也

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強專昭公不能忍而伐之而

不勝遂死于外其門指

司馬氏逆順謂棄君助臣

不顧道理人誰不死左傳語

以此謂得其所也命即刑也王云是自晉而言之故曰我

繫辭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

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尺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干寶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狐偃趙衰即公子從者也左傳偃公二十四年傳文

及曹謂出亡歷諸國至曹也駢脅并幹也謂齊幹一

骨也駢通以相夫子必五字行文准

南子晉史乘可証

盤中盛飯其下置璧

君才固難與二子相當但

以識度與之則可得勝耳

故公承其言曰彼輩亦常

推重我識度一說君才致

不及二子而以君有識度

取此相友耳此以相友二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殮真璧焉公子受殮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晉陽秋曰壽雅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

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

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

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



字偏屬二子非也伊彼也猶伊人之伊 韓氏詳釋

樂浪郡名在遼東

宣晉書作城

李氏女荃為齊獻王攸妃攸武帝弟也黃汝霖云原本注載李氏作女訓典式行于世李氏女齊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乞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附葬新婦解見上 晉書不考作不往 我向告卿言何物乎豈不為此耶果如我所言何物

為夫人事外世事之表也俛仰猶栝梗應人也忘言謂相視而不言莫逆於不耳 心也莊子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屯蹇不偶也皆易卦名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

李氏名婉字淑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文豐誅徙樂浪 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

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 有淑性令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猶何等言也

賈充定律佐命之時郭槐為婦為之內助故曰分非預判定之事永年晉書作永平安置也 盛禮謂左右夫人也

王云駁是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氏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

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安有李槐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能就李而為之拜乎

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不自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

皆為虛也按原本又載李氏作女訓典式行於

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

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

俱不問矣今為補此大抵舊刻膠柱鼓瑟繁苒

簡訛並一不點勤茲稍為刪潤尤冀

脫訛然一時走筆正未盡意也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七

李重為平陽太守父名康  
晉書作景康舊作重誤秦  
一作秦  
劉云咸語大毒害事

考云警中疏蓋不顯言有  
可怪詞故李重看之色動  
入示其女解疏義直叫  
絕重乃了其意出而自殺  
也此以二自裁屬李重出  
則之則訓而一說女了使  
重自殺之意及重出女亦  
在內自殺按此女高明重  
每自問諸事故示之也諸  
書皆云見卷十一謝公與  
諸賢共賞說注

李平陽名重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中夏  
名士於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  
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  
秀字俊思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  
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  
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  
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警中  
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  
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  
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此女甚  
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高明重每咨焉

安東將軍

父兄不在家也晉書作會  
其父兄不在  
精細辨理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康武帝年號元康惠帝  
年號  
李云好女子與文君奚殊  
也有好女便立家何必男  
子親親即親也六朝人  
有此語不惜餘年言欲死  
也劉云方幅者四面看  
得一様也按下文方幅會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  
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汝若  
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戲鈔撮云善應之也亦同齒遇以輩行相齒待遇也

晉時周氏為甲族周氏所同列則諸貴不得不同列

故曰得方幅齒遇索解漢以來多女家擇婿

汝南無求者故久無室會猶必也雖郝氏門地孤陋

非其偶而任其意便許之東海王承也忤觀謂彷彿

回視而失視也按漢書曰不忤視北魏志群臣忤視

者鑿其目仲將蓋普字譜作道臣未詳孰是

美對佳婿也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

至洛陽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

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

王

地門地也

帷帷簿也

擬準擬也言欲妻之

拔萃出群也見孟子

考云言門地寒酸若非有長命則不得申其才能也

鍾氏名琰之大傳孫之孫

亦字映上王汝南章

劉云兩婦相謂為姊妹按相謂善作著言誤也蓋兄

弟之妻以年長為嫂東海承也內則句內範句鈔撮引凌本云諸本俱

譜曰鍾夫人名琰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

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

亦有俊才女德

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於家內下句劉本獨則範  
下句意內則內範是王家  
兩部書也故須溪云然  
無據未知孰是按以內則  
內範為書名固無所考又  
相謂二字誤為著言亦非  
但於則範下句則是又按  
二家字削去更好  
章昭云懸磬言府藏空虛  
如懸磬也通藝錄有室如  
懸磬之圖蓋此室如懸磬  
猶言徒四壁立一委垂著  
也下當作截詩不肩髻也  
疏髻一名髮益髮也髮少  
則以髻蓋之左傳衛莊公  
見已氏之髮美使影之以  
為呂姜髻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  
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  
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  
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  
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  
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

與勝已者交結

王云註顧榮下有刊落按  
晉書侃鄉人豫章郎中令  
楊暉與同衆見中書郎顧  
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  
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  
暉曰此人非凡器也按小  
人賤者也乃進上疑脫遠  
字簡書也暉亦與書於張  
而稱之也上品猶就官也  
增苦甘切土器受五外釐  
與鮮同晉書作鮮側下切  
藏魚也  
劉云真陶母

之於羊暉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  
女生侃湛度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  
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  
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出薦到  
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  
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  
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奈何與小人  
同輿暉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  
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  
夔羊暉亦簡之後暉為本郡中正與侃為鄱陽  
小中正始中正有大小大中正掌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  
得上品也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上品見釋揚羊以聲而混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  
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  
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



非喻也。稱小字為宣武輩，憤呼之也。以增故殊自急於效舅。  
左傳：惟婦人使觀之。王云：此直妒耳。何足稱賢。

度音詭。閣板為之，所以藏食物。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注：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按：傾倒謂厚待之也。平不異平日也。往猶來也。

桓溫殺庾希弟倩，聞柔難而逃。希兄倩上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省。脫柔。

謝公夫人憚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憚太傅索更聞，夫人云：恐傷盛德。劉辰翁云：按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篤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益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也。郗曇別傳。

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廣，和正沈簡。王家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

見一謝傾筐倒皮，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劉云：語悉世情，可以

隱依也

別見在此卷下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範之母之外孫也。別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

物。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閔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栢舟

墟本書作穴

驟有數而速之意似擬起三字押韻劉云有女子風致愈覺撒鹽之俗

五斗米道已見卷二大道米道所稱天神也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夫人名道蘊有文才原本載謝既往王氏大薄凝之還意不悅太傅慰釋之日王郎逸少之子人亦不惡汝何以恨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暉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按原註胡兒謝朗小字安次兄據之長子又註封胡謝韶小字暉末謝淵小字又云封謂朗暉謂元末謂韶又云一作胡謂淵如其紛紛也要之註愈多則說愈岐而不自知其矛盾究亦何闕文義耶故宜省之獨本文一條大有語趣似不必刪

王云此豈女弟待兄之言註誤矣妹當作姊按為是上漆豈字看天分上漆抑字看鈔撮楞嚴為是聲來耳時耳往聲處臨濟錄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皆同語法

束修束帶修飾也

親族辭從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夫人名見釋按妹下章作姊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

世說新語下

卷之五

十一

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

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王登云。惠為孫族。神明精爽。則眼耳聰。我那與人隔乎。隔猶隔一塵之隔。人指壯者。

二世桓温及玄也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

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

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

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考云。外舍。外即外戚之外。后族曰外舍。亦曰外舍家。見後漢鄧皇后傳。寒乞。寒酸乞食也。索解。外舍對朝廷言。即后宮也。寒乞。謂寥寂也。言為外舍之寂寥。相來共為笑樂也。

韓康伯自豫章太守入為侍中。言汝罷衡陽。即日當去。而不敢去。留連數年。是為物所繫著故也。物指嗜慾。



倅與嬪通女耕切女劣貌  
一曰女態舒徐也通鑑注  
今段猶云今來一段事

太宗即明帝也廢帝被殺  
大臣迎立之

南史云劉孝綽兄弟群從  
子姪並能屬文近古本之  
有也

哀文釋引文心雕龍詳之

閣筆數筆也

阿布思美厥人也天寶十  
一年賜姓名李獻忠十三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倅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王僧朗  
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  
后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暉南史曰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東海徐悱徐悱字

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並有文才徐妻尤

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劉三娘者也悱卒

為清拔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

觀此文於  
是閣筆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年寇邊見詳釋

鈔撮假官謂優裝也較耕

錄唐有傳奇金有院本雜

劇院本五人一曰副淨古

謂之參軍通雅參軍蒼鵠

皆劇家之稱胡元瑞曰參

軍樁或謂之參軍樁說文

新附曰樞杙也樞短曰樁

今人通用參一作將樁又

與柱同水滸傳只教你做

箇樁主又宋江被綁在將

軍柱上  
降下嫁也

詩邶風靜女其騷貽我彤

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

掖庭囚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

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惻惻為之

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擢拜中書以日載驕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世說後本

記以成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箋。彤管筆赤管也。長信昭陽猶云後宮。獨舉此二宮名而言之也。得罪以拒命被罪也。

元載為外家所輕

杜陽雜編蘇鶚所著

中和四年黃巢大敗走其將尚讓帥眾降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以降赴難請走救國難也初黃巢與濮州王仙芝以販私鹽為事仙芝作亂巢

聚眾應之。後漸強盛。遂陷長安。僖宗走興元。中和元年。幸成都。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獻俘時僖宗在蜀。大玄樓即成都羅城西南門樓也。高駢築之。遂得大畜。畜字去下取上名。大玄樓。宗祧宗廟也。

宋太祖趙匡胤。涿郡人。周世祖時為殿前都點檢。恭帝立。加點檢大尉。顯德七年正月。遣北漢連兵入寇。匡胤率禁兵禦之。既發京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

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在政府。又不應婦翁。里體於女。婿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

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

敗也。其將尚讓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玄樓。以數千人降溥。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

於市。人爭與之酒。眾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黃巢。曹州

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曰王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詢諸謹議之聲

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云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此乎顧惇量按世說語林並非正史但詞義可觀節取之而已古人相傳原難臆度然欲以女當之讀書之鑿有是理乎王云可笑甚是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

渾天儀見文學篇上

地不動謂京師不動也

方向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即在陳留鄰人名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爲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

前却進退也

鄭詩火烈俱揚

鈔據高遷亭即柯亭也音釋詳之

故者有意為之也

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

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

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

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

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弦絕文

姬曰第二弦中郎復故斷一弦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弦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郤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何氏原本樂作風鈔撮何足不知言何足以為不可知也王云注引季札又何不注師曠按師曠已見風惠篇春秋傳在襄九年美哉唯美其聲也樂人只歌一二篇且不告以樂名季子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名疑是某國風故云乎也東東遷也宗周已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民故不懼表表式也周公之東東征也夏有大之義以西戎而夏聲故為大之至夏聲諸夏之聲也大者難婉險者難行今不然也杜以險為儉之誤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民小雅正小雅也衰者差也言從大而漸差而小一說

猶是周德衰小之時。服虔以為歎變小雅。頌聲皆音有此意也。每句下字破上字。總贊德無偏勝也。韻會云。箭舞竿也。蓋舞人所執之竿。程大昌云。南籥者。二南之籥。數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象箭與下文韶箭同義。書稱蕭韶。司馬貞謂箭即蕭也。字體變耳。釋文。箭音朔。恐誤。有憾。謂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也。大武。武王樂韶。漢殷湯樂。懋德。懋於始伐也。大夏。禹樂。韶。紹德也。漢護民也。

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乎。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遜。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而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

威孫氏邑也。辯猶爭也。夫子孫文子也。時叛君在私邑。巢幕至危也。時獻公未葬。故曰喪在殯宮。正義以惡人為良而善之也。傳遜云。君不德而多賢大夫。其大夫皆富。故政歸之家。請大夫也。

遽瑗。史狗。史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謹與諠通。唯笑也。鄒瑯代醉云。原叔云。少女風。今俗云。急風翻葉。見白者。蓋兌為少女。為西。為金。言今已有微風。若大風反吹。則雨至矣。或云。反風未詳。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唯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淬與焠通。劔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家語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濫泛也。觴酒器也。注引水經有脫句詳釋。

擗言抵語也。畫畫界也。

騰云虛落無敵之辭。按列子胥鍊劍擊人如投虛。

索解自謂當作自謂按音。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濫觴者也。蜀中錦工織錦濯之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江流則錦至鮮明。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涪水出廣魏

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擗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斲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

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書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自謂宮商克諧妙賞妙于賞鑑也。晉書阮咸妙達八音鈔振直正也咸心非之而口不道也。

晉書一黍作一米

晉後畧書名不傳

索解不叩故鐘而響韻與律聲相應其合久如俱成也。又治也。亡國三句見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畧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時杜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

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

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

毛詩序。晉書。咸言止於長短所致。按然今以下三十六字。疑有脫誤。或云然今以下七句。遙接又若俱成之下。斯性自珍以下。接長短所致之下。蓋錯誤也。鈔撮杜夔所造音調。此最却為舒雅。且既久相傳。至不復知夔所造。時人皆用之。何須改易也。咸意蓋以勗為少於夔也。一說。久不知句。言久失其傳。而不知調之。然為夔所造。鐘律互仍舊貫。故時人謂之不可改易。為之當作謂之。失韻恐作失音。音即中和之音。晉書作連乾郭泥。字書連乾馬節也。顧況詩。金鞍玉勒。錦連乾。騎入桃花楊柳烟。李白詩。臨流不肯渡。似

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最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分。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最。今尺。短。四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進亦食也。脚。軸脚也。詳釋。劉云。薪。豈知勞而烟氣亦異邪。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惜錦障泥。注引此章作連錦障泥。庾信詩。連錢障泥渡水騎。蓋連乾連錢連錦義相通。劉云。馬猶惜物。

風水有龍角者。葬其地則應族滅。五雜俎。葬地以生氣為主。故謂之龍。鈔撮引事玄要。晉郭璞葬書曰。勢止形昂。前潤後岡。龍首之藏。鼻類吉。角目滅。亡。劉云。致問無理。致能來耳。鈔撮云。地理五經中有葬經。漢青鳥著。又說郭有青鳥子相地骨經。又青鳥公仙人也。詳釋。

黔黎蒼生也。異類我狄也。

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塚書。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於暨陽。今沙

詩夢我南山烈烈注高大  
母與兄與已三矣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京房管輅

此章在原本豪爽注  
杜詩打鼓發船何郡郎注  
凡下峽之船必擊鼓為節  
聽前船鼓聲既遠後船始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發恐相值互觸必致損壞  
原本注引晉陽秋曰王應  
字安期舍子也王敦養為  
嗣回帆船至峽口轉帆  
也夾當作峽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鬲縣從事言到臆督郵言在鬲上任

經經絡脉脉理也

死事猶言一大事謂母將  
死也言臣有大事然不可  
向君廢請之請之則為大  
無禮必被死罪一脉一診  
脉也訖終也謂母活後也  
昇音豫二人對舉之也處  
處劇方方藥也經方經絡  
療法劉云診之似達焚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  
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  
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



方又隘無益盛德

大業元年隋煬帝大營東京宮室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七年帝自將擊高麗九年復自將擊之十二年幸江都江都廣陵也翻新翻也安公子曲名早晚猶言何時

二十作十二飛白書始手漢蔡邕嘗見匠人施聖帝作之字體輕微不滿言我夢江都故欲遊之初道征遼固是偶然之言非

經方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欲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大業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實事也遂行不聽諫之辭迷樓記唐韓偓煬帝作新宮成日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故名曰迷樓詳釋天啓之也左傳語按詩意群芳落盡蔭綠燕飛興亡自古有之世人悲之亦復漫然吾亡後宮人復遇花時或慕今日尔宛婉通用

俊決亦比人物決膽決也欽敬慕也削凡除去俗樂也翹楚傑出也召南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中高者鈔撮通鑑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玄宗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爲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中燕燕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日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趙邪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譚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宋耐得翁古杭夢遊錄散樂傳樂坊十三部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

盛樂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部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施色歌拍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長部有部長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掌儀範者皆有命官

李真嗣字承貴永昌則天年號來俊臣武后時酷吏長壽元年俊臣羅告狄仁傑李嗣真等謀反

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

州薛滿主人一作王人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眾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第一揚子江中冷水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貞石舊作太和朋黨謂李宗閔牛僧孺輩

世說箋本卷十五終

世說箋本卷十六

巧藝

鈔撮引本詩所曰蔡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舊居山有五曲山之東曲嘗有仙人遊焉故作遊仙曲南曲有潤冬夏常滌故作滌水曲中曲即先生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曲北曲高岩猿鳥愁坐故作坐愁曲西曲灌木吟愁故作愁思曲按郭璞詩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是何誰云是鬼谷子註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唐高駢詩清谿道士人不識清或作青詳釋王云如此駁皆極精奩音簾鏡匣也太平御覽引彈碁經後序漢冲質以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左傳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為光祿大夫彈碁始自魏宮內用救奩戲傳玄彈碁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文帝於此戲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後此藝中絕。建安中曹公執政博奕具不得妄置宮中。宮人乃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即取類於彈碁也。文帝受禪。因宮人所為。更習彈碁。當時名士無不爭能。藝經曰。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老學菴筆記曰。古彈碁局狀如杏爐。蓋謂其中隆起。沈括筆談。視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寫誤。漢帝所好。蓋擊鞠也。漢書註。格五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帝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解云。不用指擊。用手巾拂。故稱特妙。以手巾拂。難於用。指然此。小擊也。按角低頭。上疑有脫字。或云。著當作用。碁也。

錙銖輕微也。十黍為絛。十黍為銖。八銖為錙。負勝負之負也。鈔撮引一統志。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三丈登之。可見孟津安置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

鈔撮云。四體書勢中不載此文。但曰。韋誕太和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繩索也。家令家戒也。

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輾轡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荀勗封濟北郡公。勗母鍾夫人與會從兄弟也。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會以寶劍付妻。

要。遮也。言遮棄其章表。學鄧書。約其言。倨傲其文。於伐其事。換以奏之。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大傳鍾會父繇也

于是當作于時

抄書謄寫也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  
 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  
 女妻章諸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  
 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按  
 川原本戴安道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  
 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  
 其盛時耳

行像。鴈云。所行人物。或云  
 猶云立像也。一說行形通  
 用印形像也。據下文二人  
 所論則似為真像

盧音閭一作蓼

識量才具

安置也即謂畫之也尋尋  
究也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  
 忍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沉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  
 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  
 之贊常自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謝太  
 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  
 之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悉糊題其前  
 桓乃發厨後取之反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

妍。美惡也。傳移謂傳移精神也。即真影也。阿堵中猶云此中也。

煩尔或作煩耳

童腫通白粉也。飛白與杜詩罪紅之罪同。

不存。乃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

眇目。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作

日。一月作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邱道護同受獻之筆法。

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

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

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婉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駱驛飛馳。可謂王之蓋

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

後。可以獨步。時人云。羊望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押韻

哀制。喪紀也。祥。小祥也。方幅。見上。鈔撮。謂善應之也。

鈔撮。唐寶泉字靈長。作述書而兄蒙注之。見書圖譜中。

師資。師弟也。見老子。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珣代之。故

謂獻之為大令。珣為小令。鈔撮。張懷瓘書斷。見百川

學海。庚集中。雲塵。相懸隔也。入室。見論語。莊子。顏回

曰。夫子步亦步。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若手後矣。楓木落也。蓋洞傷之意。詩大雅王之蓋臣。又云方叔元老。注蓋進也。清白高尚。

通雅。驛傳有馬步急過三等。急過最速。日行數百里。鈔撮引一統志云。四川保寧府嘉陵江源出陝西鳳縣。嘉陵江閩水巴水漢皆此江之異名。朱景玄名畫斷三卷詳釋。供奉從官也。見前。畫論粉本。本畫稿也。鈔撮蓋古用粉。畫其大樣而後施墨。如後世用柳炭也。玄宗自蜀歸居南內。故思嘉陵江大同殿南內之正殿也。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

高祖子。郇王禕。禕子協嗣。協嗣生思訓。思訓。玄宗時為右武衛大將軍。封彭國公。

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 寵禮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

雁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握手入坐。極

履蹤同。曳也。漢書注。躡屣謂足跟不正。納履曳之而

張然明。敦煌酒泉人。段紀明。武威姑臧人。與朝那皆屬涼州。貨貨賂也。

行言其遠也逢掖君子有道藝者所衣即儒服也接過貴人無所得益故曰徒見石掖押韻和安二帝

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子真字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和安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論夫

魁梧壯大之貌須鬚通用豪眉長眉也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損後屢抵罪幾至死

禮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故故意也茶毒苦也湯誥不忍茶毒自足本傳作日足剛克出洪範此謂剛正之人莊子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公羊傳孔父正色立朝徒行無車也姬媯猶偃倭也撫拍親狎也偃蹇倨傲也捷急憚伏逐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損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五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銘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不與樂數極自自然然變化非是故相反禮三王亦不與樂數極自自然然豈足懲時清濁春秋禍敗不能救世溷亂賞罰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復增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於茲今其情偽萬方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就溫就涼邪夫顯進直士

從俗者日月富昌女謁見桑林禱辭近習見禮月命韓子不吹毛求小疵不洗垢而祭難知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為瘡痍楚辭君之門以九重又群犬信信而迎吹袍所以正船者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畏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榮納榮籠納用也閃榆傾佞貌通雅一作陝輪猶閃爍單門微賤家也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伊優屈曲佞媚貌抗讎高亢輝直貌見親故屏堂見棄故倚門老子被褐懷玉楚辭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計日舊作月誤

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今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疵瑕雖欲竭誠而盡忠絕嶮於且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信安積薪而待燃榮納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禁屈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舜之非亡違義雖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辭一囊錢伊憂在堂上抗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受命矣夫造河南尹牟陟謝承後漢書曰牟受命矣夫造河南尹牟陟陟遷河南尹計日通斷理寬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交不



臨哭也  
 漢書高不疑見暴勝之日  
 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  
 舊久也後漢書注忽然謂  
 死書叙指南裁相遇而死  
 日方遇而忽然陟門下開  
 壹哭聲為陟真死皆驚奔  
 入而滿陟側  
 柴車弊惡之車也屨車蔽  
 也韓詩外傳駑馬柴車可  
 得而乘

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日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  
 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暝夕而去執其  
 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  
 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  
 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  
 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  
 止泣盡繼乃與司空表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  
 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  
 空卒

元帝即正帝位始會百官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  
 位詔王尊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  
 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

去歸去也或訓來大謬索解以職事荒廢故為輕薄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還下車呼其兒

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兒即系也邱淵之文章錄曰語之曰百人高會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顧惇量按用此誇兒宜彦伯之以表伏同

呼為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肇

李云十分像王云何器小乃尔袁虎所以耻為伍也為人為去聲南史高帝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亦同

簡文時為會稽王索解萬從大傳往未始有意於簡文故不備禮衣冠幘也簡文聞萬來故命見之

履板猶云歷階而進板閣板也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

初入洛誦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時泰山胡母

彦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叔魏太常父祗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

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

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河東裴遐共

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此護軍不知指誰王尼傳尼為護軍府兵士胡母輔之等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於是輔之等齋羊酒詣之

給假令罷然不除吏名也

劉云此織悉曲折可尚  
王云舊載文學

洗濯酒足也

王長史及他諸賢

取猶勢也撫軍謂簡文

考引通鑑通注傳教郡吏  
也宣傳教令者一說遣使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彦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

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

傳教命也

下官自謙辭

子虛賦般跚勃罕上于金  
堤一說與蹇躡通莊子蹇  
躡為仁蓋是形容理窟之  
言或云用字下脫為字  
屬囑托也

劉云悅于自住  
田曹中郎詳釋

人事國家之事也縉紳卿  
大夫也敦敦喻也索解昔  
安石在東山朝野恐其不  
豫人事是以士大夫敦逼  
而後出矣人之重謝如此  
况今自鄉選出為公之司  
馬當益重之豈不及遠此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

率為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察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

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命合別傳曰刺史庾亮初

人之求耶。鄉選如鄉舉里選之義。按鈔撮以鄉選為謝公鄉中之選。似是。

傾心睽視保護之。通夜申且未嘗少懈也。我以卿為第一等人。故今敬待如此。卿前蹟所進。莫辜負我所期望。

松石間意。言頓遺富貴也。此因聽琴故賞之。

孝懿皇后名文壽。宋高祖后也。

相府連。是想夫憐之所以訛傳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九

州轉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卞回坐。傾睽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嶼下。和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

官至鎮西將軍。

王僕射也。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

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淶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九

楊震清白吏子孫章賢遺子黃金不如一經故世隆以之谷之鈔撮世隆清廉無所儲蓄故張緒問其唯要以清名貽子孫耶世隆答吾非貽清名之意但以子孫不才遺財徒為守府如其才則不如一經之遺耳仍造又造世隆也鈔撮伺察以為吾之不用情也

梁武帝始為梁公開府稱梁臺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世隆謂為詰己及至門唯求其才也

悅與惓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日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惓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為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擬休源於天子而不愧故云兼天子

信使也一月之中數有王使承明齊武帝年號曰者陶語入之辭一統志江寧府句曲縣有茅山山形如勾初名句曲山列仙傳茅濛字初成秦始皇時得道昇天濛玄孫盈得道金陵之句曲山二弟茅固茅震亦皆為仙華樂榮華遊樂也立止猶棲息也一說立字句恐非本草曾青形如大連可鍊大丹層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

層而生故名有銅處生其陽飛水飛也一宮天子大子或云皇后皇太后作功德言其人求福田也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高顯字昭玄一名敏勣

晉元帝南渡即位於建康歲在丁丑是年歲在戊申凡二百七十三年

叔寶陳後主也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任蠻奴即任忠也字奉誠汝陰人

懸懸絕也席卷言易也詩經我心非席不可卷也

桃氏云此章言德林贊計註因載道衡建議非例也會期辭會下添當字看七寶莊嚴佛書語七寶金

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氣氤滿山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瑛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友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在不在疑隋高祖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

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賈即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會綬方寢學士鄭年冊為賢妃六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細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細字文明少有奇志好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細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今狐絢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

銀琉璃等莊嚴壯飾之也

麟云內署宦官也與內署共參決大臣不得擅

纈結也絲纈也謂結縹紫為文也袍包也包內衣也

令狐絢字子直父楚宜州華原人

蔡邕獨斷天子所御車馬衣服器械百物皆曰乘輿

唐制天子宮中蓮炬神燭以金為蓮華之形謂之蓮炬劇談錄詳釋左傳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漢書劉貴傳宵衣旰食鄒陽書未明求衣仄席謂不正坐也即所以待賢良也侯對侯伺召對也侯或作祗字委也漢病也謂撫育民人問其疾苦也絲綸王言制勅也見禮記緇衣索解職者下疑脫日淺二字朕言是向來之事也本罪不及於汝按卿所職僅是絲綸前言良弼忠赤之事不預於卿赤赤心也金鏡太宗撰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斝賢每如不及令孤相國初為學士侯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毗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太九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床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天下之福不肖則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拈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南閩室與謂深密處也黃屋天子車蓋也以黃繒爲蓋禮庶績咸熙舜典語

惟演吳越王錢俶子宋都大梁以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咸平真宗年號

鈔撮中吳紀聞在說郭中宋龔明之字熙仲楊文公即億也寶元仁宗年號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擢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觀卿詞學臨軒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錢文僖守四都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幼爲天一桂秀作海三峰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

謝希深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

歐陽永叔東都事略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

世說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伊闕一名龍門 鈔撮此

本文與希深書蓋是二事

誤混為一按此說是也本

文冬而雪注秋而雨不同

府謂錢信文

文選日月為之蔽虧

易豫卦朋盍簪註盍合也

簪聚也猶髮之聚髻腰輿

人舉之而行其高至腰斗

頤也與陡通政望詩經企

予望之培塿小阜也蟻壤

蟻封也並見前

韓文高山題名曰上太室

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

河南有登封縣考云石室

或恐石墨石墨山在河南

宜陽縣山石盡墨可以書

崧崧高輶輶輶也汜亂也

考云漢繁露漢宣帝詔曰

飾厨傳過使客厨謂飲食

傳謂車馬今人合厨傳為

一概謂豐饌為厨傳厨傳

行厨也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同在幕下一日游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謚文忠

高山自頴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

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高

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

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

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

則腰輿以行嶮峭斗甚則芒躡以進抵峻極上

院躡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政望謂非插翼

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

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

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

道頴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室山紫雲

洞會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

繞崧輶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

府便有塵事侵沮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忽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信遣

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

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詆幕客多遊貴

日君等自比冠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

况其下者衆不敢對承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

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

為之動四

座偉之

任誕上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

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

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

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

正名即天子之位也天子

稱陛下諸侯通稱殿下詳

軍

萊國公後貶雷州司戶參

下平章事為太子大傅封

然炬燭真宗朝同中書門

未嘗燕油雖飽福所在必

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

康 冠準傳準少年富貴

人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

十二厨王曙字晦叔河南

鈔撮清波雜志在說邪二

傳謂車馬今人合厨傳為

一概謂豐饌為厨傳厨傳

行厨也



釋詩大雅。宗子維城。衛風。伯兮。執殳為王前驅。何戈。出得賢臣頌。

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言天生劉伶。以飲酒名於天下。醒宿醉也。風賦。愈病析醒。祝辭押韻。

隗或作塊。是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詰伶。值其裸袒。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既入幃中。則又何惡我裸體乎。

王云。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制乎。謂修手禮也。其外。不與宅競也。護內。守已禮也。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指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指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按裴公自行中道耳。乃云兩得。謬矣。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

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按兄嫂有敬事之禮。譏者誠過當。然答詞大是

病語。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

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和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和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王安豐頽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為三司

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挿腰。

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

驢或作滇。滇者。西南夷國名也。馬生其國。蓋滇縣屬益州。益州即巴蜀。故其所出馬謂之巴滇馬。下文有巴寶馬。三司謂司徒司空大尉。不從一人。故自挿手巾。手巾。盤洗以巾拭手。長七八尺。

從俗為曉  
善居室論語語居廢居之  
居道老莊也

長成長大也言成長之後  
似父也渾字長成故或謂  
如張奐然明或謂名字必  
衍其一皆非說似父二字  
則知長成為長大也  
清議得譏於名教中者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據遼  
東西之地見前  
重服親喪服也

累騎重騎也謂一人重騎  
一馬  
初戴車後又乘馬故曰復  
若若酌酌也白接離帽也  
或作楚離爾雅注江東取  
鷺頭翹背上長翰毛以為  
捷攤名曰白鷺考云何  
如門於葛疆也簡舉手問  
于疆云何如耶并州兒魏  
畧曹植初得邯鄲淳甚喜  
延入坐不先與談作胡舞  
等語謂淳曰邯鄲生何如  
耶又引李白集註云手作  
鞭韻府群玉亦手作鞭如  
作似幽并多俠士習鞍馬  
葛疆善騎故簡戲問之云

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  
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  
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  
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  
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  
也然按諸阮皆能飲酒宗人共集不復用杯以  
大甕盛酒圍坐大酌時有羣豬來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

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藉之抑  
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  
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  
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宅賓設黍臠簡  
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  
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  
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  
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  
魏末沉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  
也故字胡人以木刺楹作胡人形也在高處故云遙  
字遙集集上楹喻咸鈔最本小字耳後遂以為字也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

吾騎技孰與於汝索解取  
考前說曰汝以我醉態為  
何如乎鈔撮問此趣何如  
也按此說似是養魚法  
見齊民要術又出文選七  
命注史記酈食其曰吾高  
陽酒徒也

王云未聞稍阮作賊  
鼓行劫鈔詳釋

南塘蓋劫盜所在故祖言  
如此胡三省云晉都建康  
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  
淮之間南塘岸也  
一母生同母兄弟也言逃  
是豪傑人而談者少之古  
今無有眼人舉世皆同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  
池邊有高隱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  
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

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逃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  
中流民以萬數揚士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  
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按千古談者此直是盜賊於時士風豈可問乎總一母生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疑親表也索解心非之日

嫌疑也吝氣歉也布帽喪  
帽也索解債主以耽自擬  
言汝不辨作我有袁彥道  
之手段乎其欲敵我也故  
下曰汝竟識袁彥道否於  
是債主得不膽破乎考云  
辨如必能辨賊之辨耶語  
助晉書作也蓋逆計其拙  
不能作彥道妙之語馬博  
子也對人對局人也作采  
作貴采也卽下盧雉博經  
所擲散子謂之瓊瓊有五  
米盧雉貴采名盧最貴采  
紅點也呼祖或作叫祖似  
走大張形勢叫盧祖眉也  
王尼字孝孫見上

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  
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  
至司徒從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事中郎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畧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辨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倘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袁彥道否郭子曰桓公擣蒲失數百斛米求救于表耽耽在艱中便

云大快我必作采采卿但大喚卽脫其衰共出門  
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旣戲袁形勢呼  
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叫  
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露車無覆蔽者  
孟子洪水橫流此以喻世  
亂也晉書使下有子字處  
下復有處字處處猶云所  
到

狗寶狗所出入者晏子使  
狗國者從狗門入  
董相王澄阮瞻謝靈運凱  
胡毋輔之沙門于法龍光  
逸謂之八達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  
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

與謝鯨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

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

狗寶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

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肩  
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  
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借一被而殺一  
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  
酒按對令語甚奇至露頭狗寶則廉隅盡矣由

寶尚書便是  
此等作偏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

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  
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  
祖情遂薄焉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

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

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  
子謙之字子光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北夏洛陽北門  
考云拉攤猶拉攤拉攤木  
摧傷之聲見吳都賦按說  
文拉攤折也攤裂也  
國幹于國事者即國之  
損也

三伏見前正衙府廷也

索解是譏我父冒暑視事  
也子而字其父是亦任誕  
之常態鈔撮晉書謙之至  
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  
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  
自貽伊戚詩語

劉云市井笑語

其子不知其故也

家無儋石見揚雄傳

宋禕事古世說在品藻篇考云文海披沙宋禕石崇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談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效綠珠弟子一曰妙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遙集者世說稱為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未詳則失於深考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比中郎都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禕所教也比阮嗣宗

王云季鷹此音甚遠欲破世間噉名客耳渠亦那能忘本謂忘名乃令此言千載整說文本作蟹大足在首上如鉞者大戴禮蟹二螯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按臨川原本品藻載宋禕曾為王太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我何如玉答曰玉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註宋禕未詳與此不合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八足荀子蟹六蛭二教拍  
浮詳釋  
比相連比而居也釀醞也

太孫惠帝子皇孫通也  
索解張初無意於造京一  
時因賀發作便奇載而行  
故不告家也按張此時入  
洛就官後因秋風起歸鄉  
然則張身後尊鱸佳名起  
此一行矣 王云此故有  
致

後漢安帝父清河孝王諱

慶 元帝襲封瑯琊王為  
安東將軍注王字衍

麴藥酒也書若作酒醴爾  
惟麴藥不了豈不了也

王云達人先須去慾周顛  
謝鯤何乃以色為達

性命求賢使者執以為信  
者也見前索解性命謂振

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

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  
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  
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獲側取  
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

清下船就賀因其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

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

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  
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  
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

斛秫米不了麴藥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  
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顏無怍色有司奏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千里一曲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拔恐非

洛下或有中字鈔撮洛陽未覆市肆繁華其間有雜扮舞伎之類仁祖酒後宴間為尔狀態工為斯舞

佛浮通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甚類之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回。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

公羊傳孔父正色立於朝周禮凡國之貴遊子弟學

一過一回也物賤也戲既窮蓋身不能脫也

劉云太真賭身奴價

馬下命事見賞譽上篇注

貴遊子弟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莫不祇肅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按此直回護然亦寓規正之意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未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按與眾中欲通其妾等事合觀則三日僕射竟非萬里長

江矣可發一粲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

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篠

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

蘧篠織竹如席規以為因以貯穀粟或以取魚掛賞而募覓冰

鳳德之衰見論語

蘧篠織竹如席規以為因以貯穀粟或以取魚掛賞而募覓冰



所養下賤之卒名爵位也  
器車服也  
執鞭賤役也

通達生命之道莊子有達  
生篇  
王云為卒計誠無踰此

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  
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  
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  
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  
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  
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  
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

祝辭押韻  
郵驛也說文境上行書舍  
也

王云大無賴

張為使者造桓車騎於江  
陵

欲借寄張船而作膾

銜命奉使也

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周祇隆安記曰王  
蘊字叔仁小字阿  
典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  
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  
在會稽畧  
少醒日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荆  
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  
之一字遺民張素聞其  
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進食也。見前。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濛劉惔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

往尚書墓還，謝氏譜曰：謝裒字幼儒，陳郡人。父

內史，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鈔撮古今樂錄。夷伊那何皆曲調之遺聲。按奈何猶云可奈何乎。謂不禁情也。索解歎美之聲也。蓋賞歌有其聲，猶此云換約。

一信一使也。謝停其車而不為歸家。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按此之謂損者三友。

異同謂違也耳。疑作否不然不與下文相應。索解仁祖同韻中之人，必不拒我。

世說新語卷十六終

